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三十二回 薛萬徹殺出番營 張士貴妒賢傷害

詩曰：駙馬威名早遠傳，番營殺出錦雕鞍。
只因識認白袍將，卻被奸臣暗害間。

那萬徹道：「孤問你要往汗馬城從那一條路上去的。」這砍草的回言道：「既然將軍要往汗馬城，小人也去，何不一同而行。」萬徹又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，是張環手下什麼人？」那人道：「將軍，小的是前營月字號內一名火頭軍，叫薛禮。」那萬徹心下暗想：「他身上穿舊白綾衣，又叫薛禮，不要是應夢賢臣薛仁貴。」便連忙問道：「呔，薛禮，你既在前鋒營，可認得那個薛仁貴麼？」仁貴聽言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面臉掙得通紅說：「將軍，小的從不認得薛仁貴三字。」駙馬道：「噯，又來了。你既在前鋒營，豈有不認得薛仁貴之理！莫非你就叫薛仁貴麼？」薛禮渾身發抖，遍體冷汗直淋說：「小的怎敢瞞著將軍。」萬徹心中乖巧，明知張環弄鬼，所以也不肯直通名姓。想他一定就是薛仁貴，也不必去問他，待我去與張環算帳。薛萬徹就從居中這一條大路先走，一路來到汗馬城，進入城來，到了士貴營前說：「快報張環得知，聖旨下了。」軍士報入營中，張士貴忙排香案，相同四子一婿出營迎接。薛萬徹下馬，進到中營，開讀道：「聖旨到來，跪聽宣讀：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朕前日駕游鳳凰山，不幸遭東遼主帥蓋蘇文興兵六十萬之眾，密困鳳凰山，傷朕駕下老少將官不計其數，因駕下乏人，又且難離災難，故命駙馬薛萬徹出番營前來討救，卿即速同婿何宗憲，提兵救駕，殺退番兵，其功非小。欽哉。謝恩！」

張環同子婿口稱：「願我主萬歲、萬萬歲。」謝恩已畢，前來叩見駙馬，萬徹變了怒容說：「張環，你說從沒有應夢賢臣，那火頭軍薛禮，是那一個？」

張環聽言，吃了一驚說：「小千歲！應夢賢臣乃叫薛仁貴，是穿白用戟小將，末將營中從來沒有。這薛禮是前營一名火頭軍，開不得兵，打不得仗，算不得應夢賢臣，故不敢奏聞我主。」萬徹大怒說：「你這狗頭，孤在駕前不知其細，被你屢屢哄騙。今日奉旨前來討教，孤滿身著箭，負痛而行，等人問路。見一人後生，他直對我講，這薛仁貴名喚薛禮，怎麼沒有？虧得孤親眼見他，親自盤問。明明你要冒他功勞，故把他埋沒前營內，還要哄騙誰人。孤今日不來與你爭論，少不得奏知天子，取你首級，快把好活血酒過來，與我打落背上這支箭。」張志龍忙去取人參湯、活血酒。張環心內懷了反意，走到薛萬徹背後，把這支箭用力一綽，要曉得背心皮如紙，衣薄怎禁得？二尺長箭，插入背中，差不多穿透前心了，可憐一員年少英雄，大叫一聲：「痛死我也！」頃刻死於張環之手。志龍慌忙說：「阿呀！爹爹為何把駙馬插箭身亡。」士貴道：「我的兒，若不送駙馬性命，被他駕前奏出此事，我與你父子性命就難保全。不如先把他弄死，只說箭打身亡，後來無人對證，豈不全我父子性命。」志龍道：「爹爹妙算甚高。」後張環吩咐手下，把駙馬屍骸抬出營盤燒化，將骨包好，回復天子便了。

不表軍士奉令行事，單講張環一面端正救駕，連忙去傳火頭軍。薛仁貴正躲在前營內，恐怕薛萬徹盤問根由，所以不敢出來。今奉大老爺呼喚，連忙到中營來說：「大老爺在上，傳小的有何吩咐？」士貴道：「朝廷被番兵困住鳳凰山，今有駙馬到來討救，故爾與你商議興兵救駕。」仁貴道：「如今駙馬在那裡？」張環說：「他因出番營，被亂箭著身，方才打箭身亡，已今化為灰骨。只要前去救駕，但番兵有六十萬之眾，困住鳳凰山，我兵只有十萬，怎生前生迎敵，相救龍駕出山？」仁貴聽說，心中一想說：「大老爺，只恐三軍不交，薛禮若出令與他，眾不遵服。如服我令，我自有個擺空營之法，十萬可以裝做得四五十萬兵馬的。」張環聽見此言，心中大悅，說：「薛禮，若會擺空虛人馬，我大老爺一口寶劍賜與你，若有軍兵不服，取首級下來，反如汝功，由你聽調。」仁貴得了令，受了斬軍劍，分明他做了先鋒將軍一般，手下軍士誰敢不遵？即便發令下來，就此卷帳抬營，出了汗馬城，一路上旗幡招轉，號帶飄搖，在路擔擱一二日，遠遠望見鳳凰山下多是大紅蜈蚣旗，番營密密，果然紮得威武。仁貴就吩咐：「大小三軍聽者，前去安營，須要十座帳內六座虛四座實，有人馬在內，空營內必須懸羊擂鼓，餓馬嘶聲。」三軍聽令，遠看番營二箭路，吩咐安下營盤，炮聲一起，齊齊紮營。十萬人馬到紮了四五十萬營盤。列位，你道何為懸羊擂鼓，餓馬嘶聲呢？他把著羊後足係起上邊，下面擺鼓，鼓上放草，這羊要吃草，把前蹄在鼓上播起來了，那餓馬吃不著草料，喧叫不絕。此為懸羊擂鼓，餓馬嘶聲。

這番人營內聽見，不知道唐朝軍士有多少在裡面。蓋蘇文傳令把都兒，小心保守各營。便心中想：「來的救兵決是先鋒，定有火頭軍在內。不知營盤安紮如何，待本帥出營去看看。」那蓋蘇文坐馬出營，望四下內唐營邊一看，阿唷唷，好怕人也！但只見：搖搖晃晃飛皂蓋，飄飄蕩蕩轉旌旗。轟雷大炮如霹靂，鑼鳴鼓響如春雷。

又見那：熟銅盔、爛銀盔、柳葉盔、亮銀盔、渾鐵盔、赤金盔，紅閃閃威風，暗騰騰殺氣。玲瓏護心鏡，日照紫羅袍、大紅袍、素白袍、絳黃袍、銀紅袍、皂羅袍、小綠袍，袍袖鎊金砌，八方生冷霧。按按獸吞頭，抖抖蕩蕩銀鎧、柳葉鎧、烏油鎧、青銅鎧、黃金鎧、紅銅鎧，鎧砌五色龍。一派鸞鈴響，衝出大白龍、小白龍、烏獬豸、粉麒麟、青鬃馬、銀鬃馬、昏黃馬、黃彪馬、綠毛獅、粉紅裏驢駒、混海駒。還見一字亮鐵鏢、二條狼牙棒、三尖兩刃刀、四楞銀裝鋼、五股托叉、六楞熟銅錘、七星點鋼槍、八瓣紫金瓜、九曜宣花斧、十叉斬馬刀，槍似南山初山箭、刀似北海浪千層。又見一龍旗、二鳳旗、三彩旗、四面旗、五六旗、六纓旗、七星旗、八卦旗、九曜旗、十面埋伏旗、一十二面按天大歷旗、二十四面金斬定黃旗、三十六面天罡旗、七十二面地煞旗。劍起兇人怕，錘來惡鬼驚，叮噹發袖箭，就地起金榜。眼前不見人賭鬥，一派都是亂刀槍。

這蓋蘇文看了唐營，不覺驚駭，把舌亂伸，暗想唐朝將士好智略也！看完回進中營。

這日天色已晚，過了一宵，次日天明。單講到前營內火頭軍薛仁貴，全身披掛，上馬端兵，同了八家弟兄，出到營外。李慶先摹旗，王心鶴掠陣，姜興本嘯鼓，薛禮衝到番營前，高聲大叫：「呔！番營下的，快報番狗蓋蘇文說，今有火頭爺爺在此叫戰，叫他早早出營受死！」有番營前把都兒射住陣腳，小番報進帥營去了。報：「啟上元帥，營外有南朝火頭軍，身穿白袍，口稱薛禮討戰。」那蓋蘇文聞了大唐老少英雄，到也不放在心上，如今聽見火頭軍三字，到吃了一驚：「我在建都，常常聞報火頭軍取關利害，從不曾會面，再不道到在鳳凰山會他起來。」帶馬抬刀，連忙結束停當，一聲炮響，營門大開，鼓嘯如雷，二十四面大紅蜈蚣幡，在左右一分，衝出營來。你道他怎生打扮：

頭戴一頂青銅盔，高挑雉尾兩旁分。兜風大耳鷹嘴鼻，海下鬚鬚闊嘴唇；綠臉獠牙青赤發，倒生兩道大紅眉。身穿一件青銅甲，砌就龍鱗五色鎧；內襯一領柳綠蟒，繡成龍鳳戲珠爭。前後鴛鴦護心鏡，鏡映天下大乾坤。背插箭桿旗四方，大轟寶蓋鬼神驚。左首懸弓又插箭，慣射英雄大將才。腳登窳腦虎頭靴，踏定一騎混海駒。手托赤銅刀一柄，猶如天上英雄將。

這蓋蘇文自道自能，趕出營來，抬頭一看，但見火頭軍怎生打扮：頭戴一頂亮銀盔，朱纓倒掛大紅緯。面如傅粉交滿月，平生兩道鳳鳥眉；海下齊齊嫩長鬚，口方鼻直算他魁。身穿一件白銀鎧，條條銀葉照見輝；內襯一領白綾袍，素白無花腰繫縑。吞頭銜住箭桿袖，護心鏡照世間妖。左邊懸下震天弓，三尺神鞭立見旁。手端丈八銀尖戟，白龍駒上逞英豪。

這蓋蘇文見穿白小將來得威風，就把馬扣住，說道：「那邊穿白將，可就是火頭軍薛禮麼？」仁貴說：「然也！你既曉得火頭爺爺大名，何不早早自刎，獻首級過來！」蓋蘇文呵呵冷笑，叫聲：「薛禮，你乃一介無名小卒，焉敢出口大言！不過本帥不在，算你造化，由汝在前關耀武揚威，今逢著本帥，難道你不聞我這口赤銅刀利害，渴飲人血，餓食人肉？有名大將，尚且死在本帥刀下，何在你無名火頭軍祭我刀口？也不自思想。你不如棄唐歸順，還免一死，若有牙關半句不肯，本帥就要劈你刀下了。」仁貴道：「你口出大言，敢就是什麼元帥蓋蘇文麼？」那蘇文應道：「然也！你既認得本帥之名，為何不下馬受縛。」薛禮微微冷笑說：「這番狗，前在地穴內仙女兒法旨，曾有你之名，這是我千差萬差，放汝魂魄。今投凡胎，在這裡平地起風波，連傷我邦

大將數員，恨如切齒。我也曉得你本事不醜，今不一鞭打你為齏粉，也算不得火頭爺本事高強。快放馬過來！」蓋蘇文聞得火頭軍利害，這叫先下手為強。把赤銅刀雙手往頭上一舉，喝一聲：「薛禮照我的刀罷！」插這一刀，望薛禮頂樑上砍將下來。這一首薛仁貴說聲：「來得好！」

把桿方天戟望刀上噶啣這一梟，刀反望自己頭上跌下轉來。說：「唷！果然名不虛傳，好利害的薛蠻子。」豁刺衝鋒過去，圈得轉馬來。蓋蘇文刀一起，插望著仁貴又砍將過來。薛禮把戟梟在一邊，還轉戟，望著蓋蘇文劈前心刺將過來。這蓋蘇文說聲：「來得好！」把赤銅刀望戟上噶啣這一抬，仁貴的兩膊多震一震。說：「阿唷，我在東遼連敵數將，從沒有人抬得我戟住。今遇你這番狗抬住，果有些本事了。」打馬交肩過去，英雄閃背回來。仁貴又刺一戟過來，蓋蘇文又架在一邊，二人大戰鳳凰山，不分勝敗。正是：棋逢敵手無高下，將遇良才各顯能。一來一往鶯轉翅，一衝一撞鳳翻身。刀來戟架叮噹響，戟去刀迎放火星。八個馬蹄分上下，四條脖子定輸贏。

你拿我，麒麟閣上標名姓；我拿你，逍遙樓上顯威名。二人殺到四十衝鋒，八十照面，並無高下。蓋蘇文好不利害，把赤銅刀起一起，望仁貴劈面門，兜咽喉，兩肋胸膛，分心就砍。薛仁貴那裡放在心上，把畫桿戟緊一緊，前遮後攔，左鉤右掠，逼開刀，架開刀，捧開刀，攔開刀，還轉戟來，左插花，右插花，蘇秦背劍，月內穿梭，雙龍入海，二鳳穿花，颯颯的發個不住。這蓋蘇文好不了當，掄動赤銅刀，上護其身，下護其馬，迎開戟，擋開戟，遮開戟。這青龍與白虎，殺個不開交。一連戰到百十餘合，總無勝敗。

殺得蓋蘇文呵呵喘氣，馬仰人翻，刀法甚亂；薛仁貴汗流脊背，兩臂酸麻。

「阿唷，好利害的番狗！」蘇文道：「阿唷，好驍勇的薛蠻子！」二人又戰起來了。這一個恨不得一戟挑倒了沖天塔，那一個恨不得一刀劈破了翠屏山，好不了當的相殺！只見：陣面上殺氣騰騰，不分南北；沙場上徵雲靄靄，莫辨東西。狂風四起，天地鎖愁雲；奔馬揚塵，日月蔽光華。那二人勝比天神來下降，那二馬好似餓虎下天台。兩邊戰鼓似雷聲，暮動旗幡起色雲。炮響連天，嚇得芸館書房才子頓筆；吶喊齊聲，驚得閨房鳳閣佳人停針。正是鐵將軍遇石將軍。殺得一百四十回合，原不分輸贏。

那蓋蘇文心中暗想：「久聞火頭軍驍勇，果然名不虛傳。本帥不能取勝，待我放起飛刀，傷了火頭軍，就不怕大唐兵將了。」蘇文算計已定，一手把刀招架，一手掐訣，把葫蘆蓋拿開，口中念動真言，飛出一口柳葉飛刀，青光萬道，直望薛仁貴頂上落將下來。這薛禮抬頭看見，明知是飛刀，連忙把戟按在判官頭上，抽起震天弓，拿出穿雲箭，搭住在弓弦，飛飛颯颯的一箭射將過去。只聽到喇喇一聲響，三寸飛刀化作青光，散在四面去了。那番嚇得蘇文魂不附體，說：「阿呀，你敢破我飛刀！」颯颯颯，連發出八口柳葉飛刀，陣面上多是青光，薛禮驚得手忙腳亂。當年九天玄女娘娘曾對他講，有一口飛刀，發一條箭，如今蓋蘇文發八口起來，仁貴就有箭八條，也難齊射上來。所以仁貴渾身發抖起來，說：「阿呀！」無法可躲，只得拿起四條穿雲箭，望青光中一撒，只聽得括拉拉連響數聲，青光飛刀盡被玄女娘娘收去，五條箭原在半空中。此是寶物不落下的。仁貴才得放膽，把手招，五支箭落在手中，將來藏好，提起方天戟。那邊蓋蘇文見破飛刀，魂不在身，說：「嘎唷！罷了，罷了。本帥受木腳大仙賜刀。你敢弄起鬼魔邪術，破我飛刀，與你勢不兩立。我不一刀砍汝兩段，也誓不為人了。」把馬一催，二人又戰起來。殺了八個回合，蓋蘇文見飛刀已破，無心蠻戰，刀法漸漸鬆下來。仁貴戟法原高，緊緊刺將過來，蘇文有些招架不住，卻被薛禮把剛牙一挫，喝聲：「去罷！」插一戟，直望蘇文面門挑將進來。蓋蘇文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把赤銅刀望戟上噶啣這一抬，險些跌下雕鞍，馬打交肩過來。薛仁貴抽起一條白虎鞭，喝聲：「照打罷！」三尺長鞭，來得利害，手中量一量，到有三尺長白光，這青龍星見白虎鞭來，說：「阿呀，我命死矣！」連忙閃躲，鞭雖不著，只見白光在背上晃得晃，痛徹前心，鮮紅血噴，把那銅刀拖落，二膝一催，豁喇喇望營前敗將下去。仁貴道：「番狗，你往那裡走，還不好好下馬受縛！」隨後追趕。蘇文進了營盤，小番射住陣腳，仁貴只得回進自己營盤。張士貴大喜，其夜犒賞薛禮，不必表他。

單講到蓋蘇文進入帥營，跨下馬鞍，抬過赤銅刀，將身坐下。嘎唷說：「好利害的火頭軍！本帥實不是他敵手。」就把須上血跡抹下，用活血酒在此養息。忽後營走出來：一位閉月羞花女，卻是夫人梅月英。